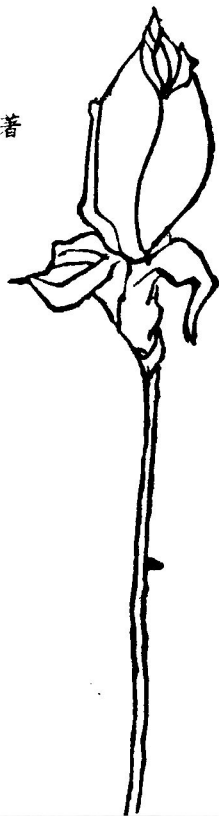


A painting of a young girl in profile, resting her chin on her hand, with a daisy flower in the foreground. The girl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brown sweater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a large red flower. The text 'XIAOYANYUAN DE XINYUAN' is written in yellow in the upper right, and '小演员的心愿' is written in red with a white outline at the bottom.

XIAOYANYUAN
DE
XINYUAN

小演员的心愿

崔 春 昌
栾 宝 航 著



小演员的心愿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小演员的心愿

崔春昌 栾宝航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28 印张：6/7 插页：1

字数：13,000 印数：1—7,500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090·265 定价：0.10元

小洪伟要扮演小女婿啦。你瞧，他撒起欢又蹦又跳，那股子高兴劲就甭提了。

爸爸说，《小女婿》这出评戏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看过的好戏，主席和总理还为这出戏鼓掌了呢。小洪伟手托着下巴颏，仰着脸，圆溜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爸爸，都听入神了。这时，爸爸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去开箱子。小洪伟可急坏了，对爸爸嚷道：“讲啊，快讲啊！”爸爸回头对小洪伟深情地一笑，嘘了一声，神秘地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我给你拿一件宝贝。”说着，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红绸子裹着的小包，扁扁的、方方的。“这是什么呀？”小洪伟心里挺纳闷。这时，坐在炕上缝针线活的奶奶望着爸爸手里的小红包，叮嘱说：“当心点，别碰坏了。”小洪伟好奇地跑过去，偎在爸爸的身边。只见爸爸轻轻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绸布。他的手不住地颤抖着，把铺在里面的一层棉絮撕开。啊，是镜框，是一张放大的照片！小洪伟惊异地望着，没等看清楚哪，奶奶就说：“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爸爸递了过去。小

洪伟象只小猫似的，一高蹿上了炕沿，一手扶着奶奶的身子，另一只手把着镜框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啊，周总理，周总理！”

原来，这是一张爸爸珍藏二十多年的照片。照片上是敬爱的周总理和演员们的合影。周总理满面春风地站在中间，怀里还抱着个化着妆的小演员。小洪伟指着那个小演员象放连珠炮似地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他是谁呀？叫啥名字？现在又在哪儿呢？……”爸爸微笑着不言语，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。小洪伟可急得了不得。奶奶用牙咬断了线，把活计擱在一旁，摘下了老花镜说：“别嚷，不是问那个小女婿吗？”小洪伟大眼睛立刻盯在奶奶的嘴唇上。奶奶笑呵呵地说：“那个小女婿呵，如今变成了大女婿啦。”洪伟见奶奶抿嘴笑，就歪着脑袋眨巴着眼睛琢磨：“是谁呢？”奶奶噗哧一声笑了，疼爱地抚摸着小洪伟的头说：“你这个傻小子哟，他就是你爸爸！那咱还是一九五二年呢……”小洪伟乐了，幸福地扑向爸爸。爸爸一下子将他抱在怀里，兴奋地说：“喏，那时，周总理就是这样把我抱起来的，还鼓励我长大了好好为人民服务。”爸爸放下小洪伟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张珍贵的照片，用手帕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玻璃镜。

咚，咚，忽然有人在敲门。爸爸把照片放进抽屉里，忙去开门。原来是筱淑云阿姨，她是来相小演员的。阿姨进屋问：





“小洪伟在家吗？”
因为她刚从外面进屋，眼睛有些发花，没看见小洪伟在屋里；再说，她是刚刚从农村抽回来，几年不见小洪伟，也够呛认得出来哩。小洪伟看见一个陌生的阿姨打听他，就淘气地猫在奶奶的身后。一不小心，把躺在热炕上睡懒觉的花猫给踩醒了。小花猫“咪——咪——”地叫着。小洪伟抱起了

花猫，从奶奶的胳膊肘下探出个小脑袋，也学着小花猫的声音咪咪地叫起来。筱阿姨这时一眼就瞧着了这个小脑袋瓜的调皮样子，她快活地说：“倒真象个小花猫，乖得很。来，让阿姨瞧瞧。”奶奶把小洪伟推了出来，阿姨一把拉住他的

手端详了一番：圆圆的脸上滚动着两只毛茸茸的大眼睛，翘翘的小鼻子，倔强的小嘴，虎里虎气的。筱阿姨瞧他这副精灵可爱的样子，欢喜地问：“几岁啦？”小洪伟有点害羞地说：“十岁。”只见阿姨向爸爸点了点头，眼睛里好象和爸爸说着什么，爸爸也会意地点点头。

筱阿姨走后，小洪伟立刻问爸爸：“她是谁呀？”爸爸拿出刚才那张照片，指着周总理身边那位年轻的女演员说：“就是这个阿姨，她叫筱淑云。”小洪伟一下子明白啦：“呀，爸爸常说的筱阿姨就是她！”爸爸告诉小洪伟，这张照片是解放初期，周总理接见参加北京汇演获奖的《小女婿》剧组时拍照的。当时还是周总理亲自发的奖品呢。汇演期间，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联欢时，周总理还指名让筱阿姨唱《小女婿》剧中“小河流水”那段唱呢。说着说着，爸爸的眼睛湿润了：“唉，二十多年了，一回想起那个幸福动人的场面，无时无刻不想念敬爱的周总理呵！”小洪伟听着爸爸哀叹的声音，心里难过极了，眼眶顿时涌出晶莹的泪花。爸爸端端正正地把镜框挂在雪白的墙上。照片上的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微笑着。小洪伟仿佛听见敬爱的周总理对爸爸说：“长大了好好为人民服务……”他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象爸爸一样演好小女婿。

这天夜里，小洪伟怎么也睡不好觉。他一会儿仰着身子

望着窗外：一弯细细的月牙悬挂在高高的杨树梢上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，亮晶晶的星星眨着美丽的眼睛好象在向小洪伟祝贺。一会儿，他又翻过身来，双手托着下巴颏望着墙上的大挂钟。只听钟摆嘀嗒嘀嗒地走着，好象说：“演戏啦，演戏啦！”他想：“当个小演员该多光荣啊！哼，邻居小三子和二胖那天欺负我，这回呵，叫他们看着吧。等我演好了小女婿，说不定还要上北京去见华主席呢，那才带劲哩。”小洪伟想着，想着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他梦见自己穿着漂亮的衣服上场演戏了。舞台下面，小三和二胖也来看戏了。他俩用羡慕的眼光望着自己，小巴掌拍得山响，还一边招手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。小洪伟刚想答应，忽然想起爸爸说过：“演戏的时候就是人物了，不是自己。”所以他就不再理睬他们俩。霎时，小三子和二胖要往台上跑，小洪伟这下子可急坏了，脖子一梗，喊：“别上来，别上来……”刚想跑到台口用手去推他俩，突然，耳边传来奶奶那催眠曲般的声音：“我的小宝贝哟，又在说梦话喽。”小洪伟睁开眼一瞧，才知道是一场梦。刚才用手推的不是小三和二胖，是钻进他被窝里的小花猫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看天快亮了，就穿好了衣服，一骨碌爬下床，准备和爸爸到剧团去。

爸爸早就看穿了小洪伟的心思，吃过早饭就带他来到剧团。院子里，大树上的花喜鹊扑棱着翅膀，喳喳地唱着歌儿，



从小洪伟头上掠过。小洪伟朝它吹了个口哨，一蹦一跳地跟着爸爸走进了排练场。排练场里，导演王叔叔和筱阿姨正在给演员们说戏呢。爸爸告诉他，这是在准备赶排《小女婿》，任务可急啦，准备在一月八日和观众见面。“一月八日，哎呀，只有两星期的时间！”小洪伟心里想着。他忽闪着圆溜溜的眼睛问爸爸：“这个戏选在这一天上演，是为纪念周总理吧？”青年演员小金子听到小洪伟的话，拨棱着两只羊角辫凑过来，亲昵地抚摸着洪伟的小脸蛋说：“这个戏可重要啦！”这时，导演王叔叔正在讲：“这出戏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肯定了。‘四人帮’却把它看作眼中钉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别

有用心地打成毒草，在全国进行批判。自从粉碎‘四人帮’以来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放了一大批文艺作品，《小女婿》才有了今天。这次上演《小女婿》，也是对周总理的纪念活动。”小洪伟眨巴着大眼睛，心里想：“这实在是重要呀！”这时，他才明白，为什么过去爸爸一直把那张珍贵的照片秘密地保存着，就连我小洪伟还是头一遭看见过呢。

休息的时候，导演王叔叔和演员们把小洪伟围了起来。王叔叔亲切地摸着他的小脑袋瓜问：“会唱歌吗？”“会！”小洪伟脆亮亮地回答着。爸爸在一旁说：“唱给叔叔阿姨听听。”小洪伟酝酿了一下情绪，学着爸爸平时演戏的姿态说：“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”小洪伟胸脯一挺，大大方方地放开嗓门唱了起来。王叔叔边听边取出一个小圆哨，轻轻地吹着。一会儿，王叔叔又换了一个圆哨，吹了阵儿，摆了下手说：“停。”小洪伟停止了唱，莫名其妙地望着王叔叔和他手里的圆哨。只听王叔叔说：“再高一点唱。”小洪伟就大声唱起来。王叔叔又要他停下来，说：“这回我来给你起个头。”王叔叔先吹了下哨子，然后起个头让小洪伟唱。小洪伟唱得可好啦。唱完后小金子拉着他的手，不住地夸着。小洪伟却一直盯着王叔叔手里那个漂亮的哨子。王叔叔举起哨子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这个小玩艺是定音哨。”说着，又拿出个小盒打开盖，嘴，里面还有好几个呢。王叔叔告诉

小洪伟：“一个哨子是一个调，它们是用来鉴别声音高低的。”小洪伟心里想，这唱还有这么多的学问，怪不得爸爸天天早上要练嗓儿呢。王叔叔又问：“快放寒假了吧？”小洪伟点头“嗯”了一声。筱阿姨在一旁接过话头说：“你们学校对我们大力支持，同意你寒假期间参加我们的演出活动。”小洪伟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们老师通知我啦。”王叔叔站起来风趣地说：“噢，你明天就来当小女婿吧。”说罢，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小洪伟背着书包来到了排练场。他决心既要完成排练任务和演出任务，又要认真地完成寒假作业。他放下了书包，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排练。排练场可真热闹，那些乐队的叔叔们有拉胡琴的、有打鼓敲锣的。爸爸还说，拉带弦的叫弦乐，敲打的叫打击乐。小洪伟对打击乐可感兴趣了。他多么想去敲打几下锣鼓呀，可是这阵子是演员了，得守规矩呀。

在《小女婿》这出戏里，筱淑云阿姨扮演香草，爸爸扮演香草的爸爸老杨发，那小女婿罗长发就由小洪伟来扮演。王叔叔和爸爸一招一势地教小洪伟动作。聪明伶俐的小洪伟来得可快了，一会儿就模仿出来了。只是有一点：他的尖团字分得不清楚，比如常把“是”念成“四”的音。叔叔阿姨们一个地帮他纠正。小洪伟也想了个办法，他找个小本，用铅笔



把台词记上，然后在尖字下边画一横，在团字下边画一个圈，用来帮助记忆。原来尖团字就是汉语拼音里学过的不卷舌音和卷舌音。他真后悔平时没有重视学习普通话，所以在刚排练时感到有些吃力。

小洪伟只用了三天的工夫，就把全剧里小女婿的道白动作掌握了。他看到叔叔阿姨们，一有时间就反复熟悉动作，自己也毫不含糊地反复练习着。他还动脑筋自己设计了几个动作呢。比如，在《回门》那场戏里，当香草的妹妹香菊发现她的姐夫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婿时，

好奇地打量着他。这时，小女婿原来的动作是不住地往后退。小洪伟觉得不够劲儿，就改为挠了两下头发，又提了提裤子，再用手抹了抹鼻涕。爸爸和王叔叔看了，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。王叔叔拍了拍小洪伟的肩膀，称赞说：“三天半的工夫，小洪伟就能自导自演啦，简直成了艺术大师啦。”于是就决定按着小洪伟设计的动作排练了。

一个星期的紧张排练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小洪伟对叔叔阿姨再也不感到陌生了，对剧团的环境也开始熟悉了。一天，排练完了，他和筱阿姨一起帮助曹爷爷挑选这个戏用的服装和道具等东西。曹爷爷是个年近六十的人了，长着花白的鬓发，一有空就爱叼起他那心爱的烟斗，走起路来有些踉跄，一拐一拐的。他管理着一个大仓库，仓库里井然有条地摆着几十个大小不同的箱子。曹爷爷打开了几个大箱子，尽是五颜六色的彩绸服装。有的服装上绣着滚龙、团凤、金翅金鳞的，看得小洪伟眼花缭乱，真开眼界呀。他看见筱阿姨打开一个小箱子，里面放着光灿灿的东西，象个小帽子，上面有凤凰鸟，还有那一串串象珍珠一样的小球。小洪伟好奇地问：“阿姨，这是啥呀？”筱阿姨拣起一个贴在自己的头顶说：“喏，是往头上戴的，叫头面。你看这碧蓝色的，都是用翠鸟的美丽绒毛贴成的，所以也叫‘点翠’头面。”小洪伟看那亮晶晶的小球，多么象小玻璃球呀。他想起那天二胖

拿一个有着花瓣的玻璃球，当大伙显示，哼，这亮晶晶的小珠子多有趣，可比二胖那球好看多啦。他发现箱子底下有两颗散落下来的小珠子。趁阿姨没留意，他就拿起珠子装在自己的衣兜里，心里想：“嘿，明天见到二胖，让他看看这稀奇的小球，瞧他眼馋吧。”



第二天休息时，小洪伟与小三和二胖在院子里玩耍起来。他有声有色地给他们讲剧团里有趣的生活。二胖问他演

不演拿枪逮坏蛋的节目。小洪伟眉毛一扬，得意地回答说：

“怎么不演！要演的戏可多了，得一个一个来。”他又做了个耍刀的动作说：“还要耍大刀和长矛呢。”小三羡慕得直咂嘴，好奇地问：“啥叫矛呀？”小洪伟撇了撇嘴，用手比划着说：“哎呀，就是红缨枪呗，这还不知道哇！”接着，又神秘地说：“还有顶好看的珠子呢。”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两颗小球放在手心里。那珠子让阳光一映，金灿灿的、亮晶晶的，美丽极了。两个小伙伴眼馋地盯着这两颗美丽的珠

子，刚要伸手摸摸，小洪伟忙说：“先别动，咱们弹球，玩‘憋死牛’的。你们每人下两个玻璃球，我下这两个球，要是我输了就归你们。”小三子和二胖高兴地一跳说：“来吧！”于是，一个画井字锅的，一个画直杠的。小洪伟呢，拿着小球看了又看，然后放进井字锅里。刚摆好要开弹，忽听有人喊洪伟。小洪伟听得是爸爸声音，忙躲在大雪堆后面。爸爸走来，问小三和二胖见到洪伟没有。二胖挠着头发支支吾吾的；小三不住地提着裤子，抹着鼻涕。爸爸蓦地发现井字锅里的小球，便弯腰拾起来。躲在雪堆后面的小洪伟看在眼里，马上跑出来，指着小球喃喃地说：“爸爸，那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给我吧！”爸爸把手背在身后，脸一沉问他：“是从哪里拿来的？”二胖和小三见此光景，吐着舌头做个鬼脸溜走了。爸爸严肃地说：“这是剧团里头面上的珠子，怎么能带回家当球玩呢！”小洪伟难为情地低下了头，一声不敢吭。

爸爸继续说：“那些头面，还有那些服装，是曹爷爷和一些老同志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。文化大革命初，一些坏家伙打着破四旧的旗号，想要抢走服装，毁掉头面和道具。曹爷爷把仓库上了锁，在门前挡着要砸锁的人。一个坏家伙恶狠狠地说：‘打他这个老不死的！’说着照腿上狠狠地打了一棒子，曹爷爷一趔趄倒在地上。可是，曹爷爷又爬起来，死